

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FAMILY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ELDERL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ARLS DATA

学 校： 上海交通大学
学 院：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专 业： 公共管理（MPA）
作 者： 闵 捷
导 师： 章晓懿
学 号： 1151302047
班 级： Z1513021
答 辩 日期： 2017 年 7 月 11 日

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要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7 年最新发布的数据，截止 2016 年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3086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6.7%；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则已达 15003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0.8%。按照联合国通用标准，一个国家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 10%，或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达到 7%，即标志着该国家进入“老龄化”阶段。而 1982 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则确定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由此可见，我国已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国养老模式开始逐渐向社会化和多元化发展，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家庭养老在我国仍然有着很深的根基和无法替代的优势，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外，中国很多城市提出了“9073”养老模式，即 97% 的老年人居住在家庭，90% 完全由家庭照顾。因此，如何从家庭支持角度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以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加强我国传统“孝文化”传播、构建和谐社会角度，是研究养老问题所应关注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研究以家庭支持作为评估老年人非正式支持情况的测量指标，并通过分析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为未来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提供一定启示，为丰富老年人养老需求评估内涵、进一步制定相关养老政策提供建议和依据。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运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看护四边形理论、非正式支持理论等阐述了家庭支持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依据。本研究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采用统计分析法评价 1994 名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家庭支持情况，并分析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虽然城市老年人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92.02%），但满意程度一般，仅有 25.87% 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极其满意或较为满意；家庭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家属是否提供照顾）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P>0.05$ ）、家庭情感支持（子女探望时间、家庭沟通时间）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P<0.05$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应大力推进老年人非正式支持体系建设工作；第三，相比家庭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支持，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更大，而离家子女探望老人与老人沟通次数较少，建议制定家庭支持的激励政策；第四，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有困难时，这些家庭获得社会提供的服务较少，建议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弥补家庭养老带来的空缺。

关键词：家庭支持，生活满意度，城市老年人，非正式支持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FAMILY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ELDERL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ARLS DAT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ly released dat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7, by the end of 2016, the population of China's 60 years of age or above has reached 230 million 860 thousand people, accounting for about 16.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of 65 years of age or above has reached 150 million 30 thousand people, accounting for about 10.8%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untry at the age of 60 and 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reached 10%, the ratio of population aged 65 or above has reached 7%, which marked the country into the aging stage. The Vienna Wolrd Conference on aging in 1982 is determin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0 or above reached more than 10%, means the country or region entered serious aging. Thus, China has entered a serious stage of aging, and the increased pension issues become the major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At present, although our pension model began to socializ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bu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not yet fully formed, family endowment still has very deep roots and irreplaceable advantages in our country, ha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dealing with the aging process. In addition, many city proposed the "9073" pension model, namely 97%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family, 90% entirely by the family.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upport from famil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pension problem w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on family support as the evaluation measure of the elderly informal support,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urban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It will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family pension pattern,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basis for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elderly needs evaluation and further formulating relevant pension policies.

This stud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using the theory of welfare pluralism, care diamond theory,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urban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basis of informal support theory. In this study,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 data as the basis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evaluation of 1994 urban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upport,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c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although the city elderly peopl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92.02%), but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s in general, only 25.87% of the old people feel very satisfied or satisfied with life; family economy support and daily care support (whether the families provide daily care for the elderly)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P > 0.05$), the family emotional support (children visiting and communication tim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urban elderly ($P < 0.05$).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 city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second, family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urban elderly, the elderly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informal support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third, compared to the family economy support and daily care support, emotional support has larger influence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urban elderly, and the children to leave home to visit the elderly and elderly people to communicate less frequently, recommende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support incentive policies; fourth, the families of elderly which have difficulties in daily life received social services are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service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family pension pressure to make up for vacancies brought by the family pension.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 life satisfaction, urban elderly, informal support

目录

摘要	IV
ABSTRACT	V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3
第二节 文献综述.....	4
一、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4
二、关于家庭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7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9
一、研究对象.....	9
二、研究思路.....	10
三、研究方法.....	10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11
第二章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分析	12
第一节 老年照料的理论基础.....	15
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内涵.....	12
二、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内涵.....	13
第二节 家庭支持在非正式支持中的作用.....	15
一、非正式支持的内涵.....	15
二、家庭支持的核心作用.....	16
第三节 生活满意度的内涵与测量.....	17
一、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	17
二、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法.....	19
第三章 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22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方法.....	22

一、数据来源.....	22
二、数据分析方法.....	22
第二节 研究假设.....	24
第三节 数据统计与数据描述.....	24
一、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	24
二、城市老年人家庭支持情况分布.....	25
三、不同家庭支持的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差异性.....	27
四、不同家庭支持的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性分析.....	30
五、结论.....	32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4
第一节 研究结论.....	34
一、基本结论.....	34
二、老年人家庭支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35
第二节 政策建议.....	37
一、充分评估老年人非正式支持情况.....	37
二、制定家庭支持的激励政策.....	38
三、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40
参考文献.....	43
致谢.....	48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4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同时，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变迁也带来了严重的并发症——全球生育率不断降低，这一切，都导致全球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老龄化社会已经不可阻挡。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已经步入了老年阶段或者逐渐步入老年阶段，而八十年代初期实施的计划生育制度，使得我国老龄化较之其他国家速度更快、人数更多、老龄化人口比例更大、影响更为久远。

1957 年，受联合国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所托，世界著名人口学家法国人皮撤所著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一文中，皮撤将 65 岁定位老龄化的起点。1982 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龄化起点定位在 60 岁。我国也将 60 岁作为老龄化的起点。因此，目前国际通行标准是：一个国家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0% 或者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7%。满足任意一项条件即标志着该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7 年最新数据显示，2003 年，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9692 万，已占全国总人口的 7.5%；截止 2016 年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3086 万人，已占总人口的 16.7%；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则已达 15003 万人，已占总人口的 10.8%。由此可见，我国早在 2003 年就已步入“老龄化”阶段。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正在以每年新增老年人口 1000 万的速度——等于新增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基数——“跑步”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1]。且研究表明，由于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前所未有，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各个层面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预计到 2030 年，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矛盾将集中爆发^[1]。如何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不仅仅要做到安度晚年，还要做到欢度晚年，这一切，我国将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在老有所养方面，如何建立有效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提升和完善老年人医保制度，健

^[1] 黄钢，金春林. 中国城市健康生活发展报告（2016）[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v-vi.

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是我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必须要打造的战略举措。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慢性病患者总数已超过 3 亿，其中高血压人口 1.6 亿~1.7 亿，高血脂人口约 1 亿多，糖尿病人口达到 9240 万或者肥胖症人口达 0.7 亿~2 亿，血脂异常人口约 1.6 亿，脂肪肝人口约 1.2 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 10 年，慢性病在我国将呈“井喷式”爆发，同时，失能老年人的迅速增长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矛盾爆发期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如何科学解决我国庞大基数的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医、食、住、行对于构建家庭关系、建成和谐社会以及新时期政府执政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对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等各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版）相关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中国目前主要的老年人养老模式为“9073”养老模式，指 90% 为家庭养老，7% 为社区居家养老，3% 为机构养老。该模式是由上海市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率先提出来的，提出该模式的学者之一、著名社会学家郭正模教授认为，现阶段 60~70 岁的老年人占大多数，且健康状况较好，适合居家养老^[2]。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国养老模式开始逐渐向社会化和多元化发展，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家庭养老在我国仍然有着很深的社会学基础和无法替代的优势，它对我国应对和处理老龄化挑战过程中出现的各项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养老具有其他养老方式没有的独特优势，就是在家庭成员之间亲情关系的维护和稳定，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和谐度，对于当下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中国而言，这有利于节约和完善社会公共财政的支出，对于提高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也大有益处。此外，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家庭观，以及家庭养老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所具备的独特功能，结合“9073”养老模式，可以预见，在我国，家庭养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本研究以家庭支持作为评估老年人非正式支持情况的测量指标，并通过分析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为未来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提供一定启示，为丰富老年人养老需求评估内涵、进一步制定相关养老政策提供建议和依据。

^[2] 周海旺，寿莉莉，高慧.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与化解方略——以上海市为例[J]. 上海城市管理，2015，（06）：24.

二、研究意义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增速的背景下，我国老年人在生活照顾、心理支持、精神慰藉、健康恢复、紧急救助、伤病护理、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处于老龄化国家的今天，充分重视老年人面对的问题，努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的前提下，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研究养老问题应该也是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社会学意义。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是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3]。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目的来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分析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且是在老年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重要变量。本研究是从家庭支持角度来分析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可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老年人生活质量现状，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养老需求评估内涵提供一定的依据。

从进一步重视家庭支持政策制定角度出发，对于老年人而言，家庭是社会救助的主要来源^[4]。随着老年人年龄的不断增长，因身体机能所限，其社会活动范围不断缩小，社交范围也不断缩小，他们更希望从家庭和家属方面获得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所以，家庭支持是衡量老年人“健康老龄化”水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5]。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功能进一步弱化，使得家庭为养老提供的保障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家庭养老在未来依然是我国养老保障的主要方式，而我国无论实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家庭政策的支持都相对欠缺。因此分析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为家庭支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为进一步挖掘家庭养老潜能，弥补家庭功能弱化带来一定启示。

从加强我国传统“孝文化”传播，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出发，随着我国改革开发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革，中西方文化随着经济改革的交流，不断融合，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子女与老年人家庭分离、养老责任意识逐渐淡化，使得我国传统的“孝文化”逐渐弱化，老年人逐渐被推出家庭，而被推入社会。然而，经济需求和日常生活照顾可以从家庭以外的方式获取，但情感慰藉和情感上的满足却很难从家

^[3] Diener E, Suh EM, Lucas R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 Bull, 1999, 125 (2): 276-302.

^[4] 姚远. 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01) : 67.

^[5] 陈小月. “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的探索[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3) .

庭和家庭成员以外获得。从古至今，我国历来是一个推崇孝道的国家，百善孝为先，无论是《游子吟》还是论语中“父母在，不远游”，孝文化在我国民间有着广泛而扎实的民意基础，因此，通过分析家庭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孝文化”的重要性，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文化，以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国内外关于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我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开始对生活满意度做相应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如何定义生活满意度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对生活满意度内涵的界定也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学者同意 Shin DC 和 Johnson DM 的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出主观评价”^[6]；有学者则认为“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的各种需求得以满足或者愿望得以实现时的一种满足程度”^[6]；还有学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成分”^[7]；有日本学者提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参照自己制定的标准结合生活现状来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一个主观上的评价”^[8]；同时，有学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体现个体心理活动及平衡的一个重要参数”^[9]；还有研究人员则把“生活满意度分解为情感和认知两大块，它是个体参照自己设定的标准来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一个总体上的评价，因此它是心理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

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一种主观体验或主观评价。有学者指出，生活满意度是指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它是衡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1]。还有学者提出，生活满意度体现的是个体在一定生活条件下的主观上的感受，因此认为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受到了个体在心理情绪、性格特征、自我概念和生活期望等因素

^[6] 姚本先, 石升起, 方双虎.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学术界, 2011, (8) : 216.

^[7] Ed Diener. Traits can be powerful, but are not enough: lessons from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6, 30: 389-399.

^[8] Kitagawa S, Kitaura R, Noro S. Functional porous coordination polymers[J].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04, 43(18): 2334-2375.

^[9] Shin SH, Sok SR. A comparis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ife satisfaction between Korean older people living with family and living alone[J].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view, 2012, 59 (2) : 252-258.

^[11]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6) : 664.

的影响^[12]。另外，也有研究者认为，生活满意度仅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一个综合的认知评价和概括^[13]。

纵观文献可以发现，生活满意度在国内外各个学科中被广泛研究使用，而且，学者们都把生活满意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来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评。

关于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心理健康、生活质量以及老年学。

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中，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人格和认知因素两个方面。国外学者 Gliman R 等提出，自尊是生活满意度最有利的预测指标，这一结论在之后的研究中被反复验证^[14]，例如，一项针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证实，人格五因素中的神经质和外倾分别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15]。此外，还有国外学者等提出，良好的心理调整适应过程是维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前提^[16]。

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在生活质量领域的研究很多，国内外学者们普遍认为，生活满意度是衡量主观幸福的重要认知指标之一。也有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生活满意度不仅反映了生活质量的好坏，而且更反映了个人对于生活质量的认知和感受^[17]。

（二）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文献很多，本文主要研究和引用了国内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献。通过分析文献可以得到，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经历、婚姻状态、人口学变量、个体的自我概念等方面。也有文献认为，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心理状态、婚姻状态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指出，生活满意度之所以能够在老年医学研究中被广泛引用，正是因为生活满意度能够反映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18]。有学者证实了这一观点，文献指出，生活满

^[12] 乐燕, 陈远园. 结构式团体怀旧对老年人抑郁症状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现代医生, 2013, 05: 110-112.

^[13] 王婧媛, 姚本先, 方双虎. 芜湖市 93 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现状调查[J]. 卫生软科学, 2009, 04: 405-407.

^[14] Gliman R, Huebner ES. A review of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3, 2: 107-116.

^[15] Heaven P.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mong adolescent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1989, 10 (5) : 489-492.

^[16] Lohr MJ, Essex MJ, Klein MH,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coping response to physical health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 women, 1988, 43: 54-59.

^[17] 李德明, 陈天勇, 李贵芸. 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 : 60.

^[18] 高建新, 左冬梅. 儿女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3: 3092-3095.

意度是影响和评价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维度和指标^[19]。

国内一项根据北京大学老龄健康关于家庭研究中心 2002 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所提供的 16020 人的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指出，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超过半数的老年人对当下生活状况满意，其生活满意度受人口学变量、生活质量、养老方式及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20]。

分析文献可以发现，在认为健康因素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方面，国内外研究者已达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常与健康并列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两个主要因素^[21]。一项对比我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收入是否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决定了其生活质量，两者呈正相关。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健康程度和代际关系影响着老年人对自身晚年生活满意度的评估，其中前两个因素影响显著；在社会经济变迁的情况下，基本收入的保障（离退休金）、良好的代际关系和健康的身体是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22]。

有研究者提出，老年人的年龄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自评；虽然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其生活满意度自评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的因素；但研究发现，年龄增长对其生活满意度的正向激励还是超过负向作用，因此，老年人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自评越积极^[23]。

已有研究证实，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情感因素，甚至有学者提出了“精神赡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抑郁症状是预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人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的心境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人格和认知因素如性格、情绪、孤独感及焦虑程度等对生活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影响^[24]。

近年来，文化因素、社会支持网络、文化程度、年龄和性别也越来越受到生活满意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国外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只是在老年人起到部分调节作用。

^[19] 王潔雪, 黃明雷. 晨练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23: 4657-4659.

^[20] 李德明, 陈天勇, 吴振云. 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 (7) : 543.

^[21] 项曼君, 吴晓光, 刘向红. 北京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心理学报, 1995, (4) : 398.

^[22] 熊跃根. 我国城市居家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程度研究——对一项调查结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1999 (4) : 52.

^[23] 骆为祥, 李建新.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 (6) : 51-61.

^[24] 王莹等.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 增刊.

二、关于家庭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根据文献查询的结果，国内外关于单独研究家庭因素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关性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由人口学因素、代际关系等代过，或将家庭因素作为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一部分。我们将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家庭因素主要分为三类：家庭结构、婚姻与子女情况以及社会/家庭支持。

（一）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常可分为夫妻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者其他形式的家庭结构，比如联合家庭、单亲家庭、隔代家庭等等，国外还有同性恋家庭。夫妻家庭是指夫妻双方组成家庭，可以有生育子女，也可以没有子女。核心家庭是指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家庭；主干家庭通常指父母和已婚子女组成家庭。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 Goode W. J 就在其出版的著作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中指出：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全球工业化的进程会不断改变家庭结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大家庭会不断消失，核心家庭逐渐会占据主要地位，老年人可获得的社会资源会不断减少。国内学者指出，虽然中国家庭结构总体上正趋于核心化，但对于老年人而言，主干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居住方式，且老年人年龄越高，其居住于三代户的比例越高^[25]。

（二）婚姻与子女情况

从人口学因素上，大量研究显示，婚姻状况、子女状况（子女数量、子女是否照顾老人）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从婚姻状况来看，配偶是老年人最重要的情感慰藉支持力，其次为儿子和女儿，再次为孙子女^[26]；丧偶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27]。

从子女数量来看，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子女数量的增加并不会使家庭的经济供养功能有所增强，因此，在经济上，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而子女数量，在老年人生活照顾、情感慰藉上，有显著影响^[26]。更有学者基于此提出了“老年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28]。也有学者对此验证后发现，该结论仅反映了年轻老年人的情况，对

^[25] 王红.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缘起、现状与方向. 西北人口, 2015, 36 (1) : 62-66.

^[26] 夏传玲, 麻凤利. 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J]. 人口研究, 1995, 19 (1) : 15.

^[27] 桂世勋, 倪波. 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J]. 人口研究, 1995, 11 (6) : 1-6.

^[28] 郭志刚, 张恺悌. 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 填补理论[J]. 人口研究, 1996, (3) : 7-15.

更高龄的老年人，子女数量对其经济供养方面存在显著影响^[29]。

从子女经济支持来看，一项对北京市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儿子对老年人家庭的经济支持力度要大于女儿^[30]。后续有研究者证实了这一观点，该研究者提出高龄老人在经济供养方面主要依赖儿子^[34]。然而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上述观点仅限于农村高龄老人，而城市高龄老人在供给供养方面更为依赖女儿^[31]。

从子女性别来看，有的学者认为儿子对父母的日常生活帮助要多于女儿^[32]。而有学者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方面更加依赖女儿^[34]。一项对北京市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却发现城市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女儿数量有关，女儿数量越多则照料越多，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则与儿子数量有关^[29]。

（三）社会/家庭支持

大量研究表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相比，其家人的陪伴和关爱对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最大。一项对 2002 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发现，最令老年人满意的是由核心家人来满足他们在居住、生病照护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需求^[31]。也有学者表示，从积极养老角度来讲，家庭养老的质量与代际互动关系具有相关性：其中，家庭养老方式下，老年人日常照顾和情感支持满意度受子女数量、沟通次数的影响外，还受到老年人养老期望、传统孝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的影响^[33]。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度（指来自家庭、朋友、邻里和社会的各种支援）构成居家养老满意度的首要影响因子^[34]。有研究表明，在上海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各影响因素中，社会机构的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子女支持次之，配偶支持的影响最小，情感支持的影响作用大于认知支持和行为支持^[35]。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文献大多集中在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方面，有文献针对对于健康状况差的老年患者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认为健康状况越差，对生活满意度的自评就越低。经济状况越差，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就越大。

^[29] 陈卫, 杜夏. 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6) : 49-55.

^[30] 王树新, 周俊山.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家庭支持力度研究[J]. 西北人口, 2007, 28 (06) : 1-5.

^[31] 刘晶. 城市居家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及其综合评价理论模型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2008, (6) : 44-101.

^[32] 郭志刚, 刘鹏.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 79.

^[33] 赵继伦, 陆志娟. 城市家庭养老代际互助关系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 35 (06) : 41-46.

^[34] 瞿小敏.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基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J]. 人口学刊, 2016, 38 (2) : 49.

^[35] 崔丽娟, 李虹. 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J]. 心理科学, 1997, 20 (2) : 123-126.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数据中 60 岁以上的具有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从描述目前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入手，引出研究意义。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文献综述，阐述目前国内外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现状。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与看护四边形理论、非正式支持三大理论的阐述，以界定本研究“家庭支持”的内涵与测定方法；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生活满意度理论的阐述，界定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内涵与测定方法。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对 CHARLS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统计分析法评估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析家庭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联，最后得出本研究的结论，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论文框架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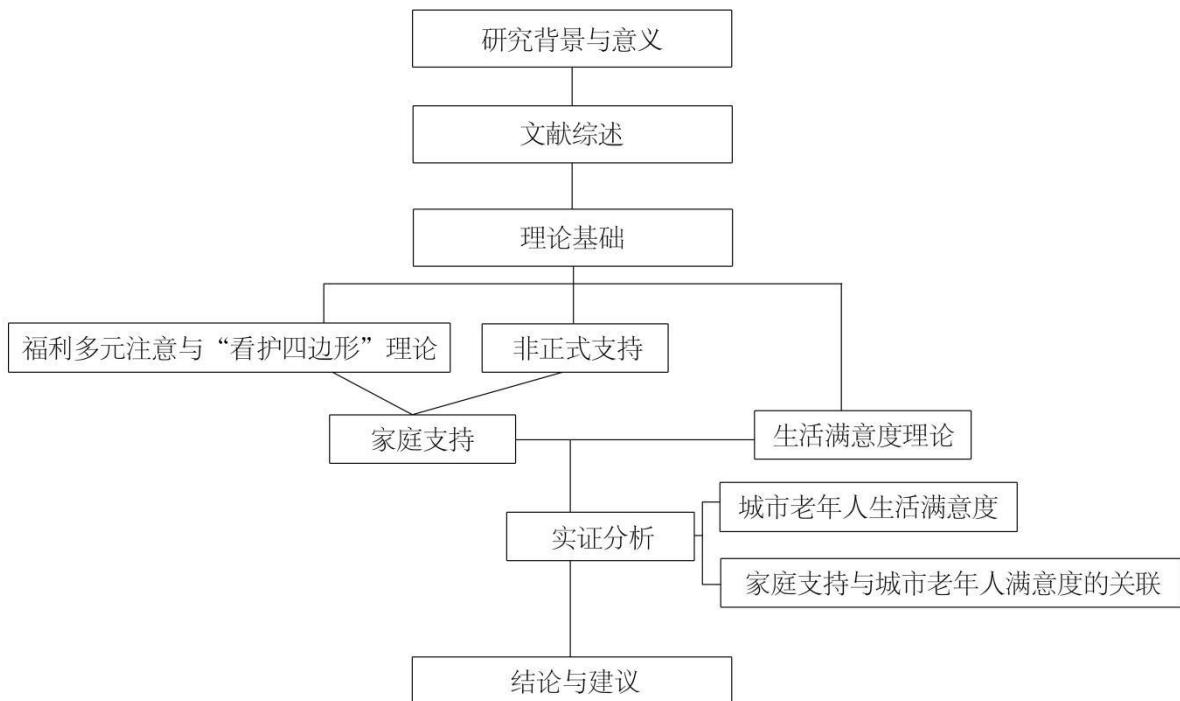


图 1 论文框架图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献分析法

根据本研究内容，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纸质文献、电子数据库、网页和在线资源的检索，收集已发表和未发表文献，梳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进一步通过文献检索，对本研究涉及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看护四边形理论、非正式支持等理论进行分析，以形成适合本研究内容的理论基础。

(二) 统计分析法

本次研究采用 SPSS 24.0 进行变量整合、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通过方差分析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其中，年龄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采用方差分析对不同分组变量的年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相对数（率、构成比）对计数资料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检验水准 $\alpha=0.05$ ，以 $P<0.05$ 视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目前，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发表的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关的论文很多，大部分从基线资料、身心健康、代际支持、社会支持等角度研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几乎没有从家庭支持角度研究，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

此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的全国基线调查（CHARLS）于 2011 年开展，截止至目前，在 2013 年、2015 年分别进行过追踪，而追踪数据需与 2011 年数据进行匹配与合并，工作量较大，因此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大多使用的是 2011 年的 CHARLS 数据，鲜有使用 2013 年的数据，故本研究使用的是 2013 年数据（2015 年数据于 2017 年 5 月刚对外正式公布），以确保数据资料、统计结果的实时性。

第二章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老年照料的理论基础

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内涵

（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由两伊战争引起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了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有学者主张引入非政府力量来弥补政府部门的缺陷，降低国家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以及提升其他部门福利提供的功能。因此，一种多元的、混合的福利制度的观点即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混合经济理论逐渐成型^[36]。福利多元主义也称混合福利经济，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家不再是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它在西方社会政策中，主要指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共同完成^[37]。

罗斯（Rose S）是最早对多元福利主义进行明确论述的学者，他认为，整个社会的总体福利应该从福利混合的角度考虑，即应考虑家庭、市场和国家这三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总体福利所做的贡献（ $TWS=H+M+S$ ）^[38]。其中，TWS 代表社会总福利；H 代表家庭提供的福利，M 代表市场提供的福利，S 代表国家提供的福利。其还强调，虽然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国家不应是福利提供的垄断者，不能为市场和家庭提供福利留出空间就意味着承认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极权地位。福利应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市场和家庭也生产福利，但国家和市场提供的福利必须用金钱来衡量，而家庭提供的福利是非货币化的^[39]。

（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

福利总体水平保持从前的规模，国家不再是福利唯一的提供者，多元化的福利提供者按照功能重新分配，协同联合作用，保证提供长期、有效的服务。

^[36] 丁雪娜，李凤琴. 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研究——基于理论范式视角[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6）：158.

^[37] 彭华民，黄叶青.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J]. 南开学报，2006，（6）：40-48.

^[38] 林闽钢.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 社会，2002（7）：36.

^[39] Rose R.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C]// Richard Rose, Rei Shiratori.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13-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老龄化阶段，而且，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婴儿潮逐步进入老龄化，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基数正处于大幅增加时期，且由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老龄化人口的比例大幅提高，随着近年来有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等种种原因导致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家庭发展，少子化趋势明显，使得我国的养老问题面临巨大挑战。虽然我国在过去坚持改革开放、深化经济改革的三十多年，国家综合实力和财力有了大幅的提升，但是，要清楚地看到人均 GDP 还在低位，国家未富先老的症状明显，面对如此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基数，仅仅依靠国家福利显然无法满足我国巨大的养老需求。

根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罗斯的观点，家庭自古便是福利最基本的提供者，家庭作为最基本的保障，可以充分作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最后屏障。因此，本研究根据多元福利主义理论，提出，充分发挥福利最基本的提供者——家庭的力量，并同时将市场、社会等各方共同纳入养老服务供给，进一步增加养老服务产品，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切实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二、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内涵

（一）看护四边形理论的提出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建立起了国家福利主义的普世价值，这种国家福利主义建立在战后重建导致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的，当这种经济基础直到被上世纪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所击破时，西方部分福利国家再也无力承担巨额的福利支出。于是开始了对福利多元主义的研究与实践。福利多元主义强调了国家不应该是福利提供者的全部，而应该是三元体系：国家、家庭、市场。正如 Rose S 所言，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三者密不可分，各司其职又协同配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开始将福利问题具体落实到老人和儿童的看护问题上面时，研究者认为，看护一般指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护理和对儿童的抚养行为，分具体的援助行为和精神上的援助，目的是为了让被看护者没有障碍地生活。研究者还将社会福利体系从制度和费用具体化为实际的看护承担者和各类看护劳动，使得社会福利保障研究更加实证和细致^[40]。2005~2009 年，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组织开展了“看护的政治社会经济”研究。该研究基于福利四角理论，将“看护”劳动议题引入福利研究。根据看护劳动的提供者包括家庭/亲属、市场、国家、

^[40] 周维宏. 社会福利政策的新基本原则：“看护四边形理论”及其研究课题 [J]. 社会政策研究, 2016, (01) : 113.

非营利部门等四个部门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新的福利四角,将其命名为“看护四边形(care diamond)”(图 2)^[52]。随后,看护四边形理论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依据,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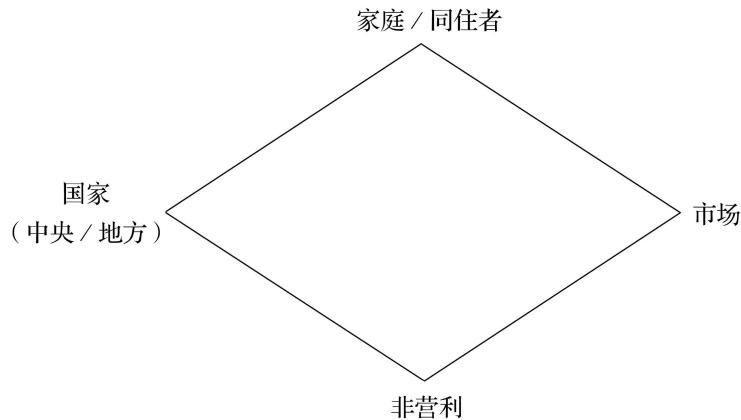


图 2 看护四边形图式

(二) 看护四边形理论的优势

由于社会的个体化,家庭主义福利制度的基础——传统家庭体系本身逐步开始瓦解,具体表现在:亚洲国家普遍从传统大家庭走向核心小家庭,家庭平均人口趋于减少,同时家庭种类多样化和零散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已使家庭主义的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同时,二战后发展起来的西方高福利制度,使得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难以负担这种高福利所带来的压力。因此,“看护四边形”理论为克服了传统一元或二元福利体制带来的社会福利危机^[52]。

看护四边形理论从劳动角度介入,将看护定义为一种劳动,为福利制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劳动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可计时定量、计算价值价格,还可讨论劳动者再生产等相关问题,这为社会福利计量研究提供了工具。同时,看护四边形理论从劳动角度介入,在讨论劳动时间和劳动价格等因素之外,还关注提供劳动的人力资源,并将这种人力资源作为劳动供给中的核心问题,使得社会福利研究更真实和具体。最后,看护劳动通过人的因素导入才真正完善了社会福利的四角结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下,国家分担了较多的家庭责任,还是保守福利体制的社会政策更多依赖家庭基础,即便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鼓励市场提供更多的福利,但其仍建立在家庭服务的基础上,可以说家庭角色无法替代。同时,无论是近代以前,家庭主义是基本的社会福利原则,还是近现代,高福利国家开

始难以承受社会福利负担，重新强调家庭的责任和付出，我们都无法忽略家庭对福利体制的意义。因此，进一步总结，基于看护四边形理论，本研究认为家庭在老年照顾四角中占有重要位置，同时，家庭对老年人的看护，往往被视作为一种无偿劳动，常常被忽视，而在看护老年人的劳动中，向老年人提供家庭支持的劳动就成为了老年看护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二节 家庭支持在非正式支持中的作用

一、非正式支持的内涵

（一）非正式支持的提出

正式支持是指由国家或政府提供或干预的社会保障支持；非正式支持则是指由家庭成员、亲属、邻居、朋友等构成的初级群体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劳务、精神等方面的支持。从上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干预。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两者地位、需求、实施条件各不相同^[41]。两者被广泛地认为是应对人口老龄问题的两种主要方式。

（二）非正式支持的形式

非正式支持从资源角度可分为：家庭核心成员、亲属、非亲属。其中，第三类又可以分两类：①邻居、朋友、同事等；②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服务等。

此外，英国学者 Clare W. G 与中国学者刘精明将非正式支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并进行了以下归类：家庭依赖型、社区整合型、自我涵括型、社区依赖型、自我局限型^[42]。不同类型的非正式支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西方国家，非亲属支持的地位更高、作用更大；而在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更看重家庭支持，其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在我国，家庭支持是非正式支持的核心，是解决我国老龄问题的主要方式。

（三）非正式支持的功能

澳大利亚学者哈尔·肯迪格在其著作《世界养老探析》中认为，非正式支持的功能表现为生活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等多个方面^[56]。研究表明，家庭对于老年人是社会救助的主要来源，在老年人失去社会参与的主要条件后，非官方的社会援助可在一定

^[41] 姚远. 重视非正式支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J]. 人口与经济，2003，（06）：47-48.

^[42] W. G. Clare, 刘精明. 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调查[J]. 社会学研究, 1997, (2) .

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有学者提出，当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特别像中国这样老龄化人口基础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家养老或社会机构养老是远远无法满足需求的，需要充分利用非正式支持的养老资源，发挥非正式支持的功能，例如，①非正式支持能够提供包括日常生活帮助和紧急援助等老年人所需的援助，特别是老年人突然生病或发生意外事故时的援助；②非正式支持的情感支持能够部分满足老年人情感需要；③非正式支持能为老年人建立起一个相对安全的心理屏障^[43]。

二、家庭支持的核心作用

（一）家庭支持的提出

家庭的良好发展与家庭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密不可分。家庭养老的核心特征就是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着养老支持资源^[44]。家庭成员支持，尤其是子女支持，是家庭支持的基础和核心。有关家庭养老问题研究指出，子女支持奠定了亲情关系的基础，奠定了资源供给的基础，奠定了基本支持模式^[58]。哈尔·肯迪格将家庭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并列，作为第三种支持形式^[45]。

因此，基于前文所述，本研究认为，家庭支持为非正式支持的主体，其是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劳务、精神等方面的支持。

（二）家庭支持的测量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就家庭支持的机制提出了四种观点，第一，情感机制，即家庭成员的情感转移和利他主义，可高度概括为，老年人的幸福就是家庭的幸福；第二，荣誉机制，即在信息公开化的社区或家族关系网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会对家庭荣誉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三，规范机制，即家族和家庭提倡的忠孝观会成为子代的行为规范；第四，利益机制，即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是因为子女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他们迟早也需要子女的赡养^[46]。

家庭支持作为非正式支持的核心，其功能表现为一种全方位的支持。首先家庭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为：①家庭支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慰藉；②家庭支持能满足老年人经济和照护需求；③老年人在被赡养的同时，如有余力还能够帮助和支持家庭其他成员，有助于调整代际关系。其次，由于老年人客观地年龄

^[43] 姚远. 重视非正式支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J]. 人口与经济，2003，（06）：47-48

^[44] 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45] 哈尔·肯迪格等. 世界家庭养老探析[M]. 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46] 世界银行编写组. 防止老龄危机[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增长、活动半径缩小，而更愿意从家庭处获得经济、生活和精神支持，因此家庭支持有利于推进健康老龄化，家庭支持可以说是衡量“健康老龄化”水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最后，家庭支持还具有巩固传统反哺模式的文化价值^[47]。

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结合 CHARLS 所能提供的数据支持，本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家庭支持进行测量。

1. 经济支持

经济支持包括金钱上的支持以及物质上的支持作为测量指标。虽然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以离退休金为主，但家属仍然是老年人最重要的补充经济来源。家庭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可为老年人在如生病住院等特殊且关键时期提供有力的保障基础。

2. 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以家庭沟通时间、子女探望时间作为测量指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情感交流的需求是人类社会较高级的需求。因此，老年人是否有亲情寄托和交流，老年人是否与家庭保持密切的交往，是评价家庭是否对老年人予以情感支持的重要测量指标，其对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提升老年人自信心有着重要的影响。

3. 日常生活照顾支持

日常生活照顾支持以家属是否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照顾支持作为测量指标。多项研究反复证明，家属无疑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老年人也更愿意在生活需要帮助时，首先选择家属作为其主要帮助者。可以说，日常生活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其需要是否被家庭满足，直接决定了其生活质量。

第三节 生活满意度的内涵与测量

一、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

国内外大部分学者比较认同生活满意度是一种个体的主观体验，是个体按照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出的主观评价。

生活满意度可分为两类：一般生活满意度与特殊生活满意度。前者是针对个体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后者是指针对如家庭、学校、医院、社区等不同生活领域满意度的具

^[47] 姚远. 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01) : 67.

体评价^[48]。

Gilman 认为评定生活满意度的量表在理论建构上可分成单维和多维模型两种^[49]。

1. 单维模型

用于测量一般生活满意度，其理论假设是个体在评定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时通常是根据个体对生活的一般感觉所做出的判断，与特殊生活满意度无关；故典型的单维满意度量表均为单项问卷，如下表所示。

序号	内容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1	总体上对自己生活满意吗					
2	对当下生活满意吗					
3	你对……的生活满意度如何					
4	你从……之中获得多少满意度					
5	……					

2. 多维模型

多维模型也称多项测量表，它既可测量特殊生活满意度，也可测量一般生活满意度。在多维模型中，每一个具体的生活领域都包括多个测量项目，这些项目的平均分即代表该领域的特殊生活满意度，再将各领域的特殊生活满意度的得分简单或加权相加即得到一般生活满意度的得分^[65]。

多维模型比较著名的有等级生活满意度模型（图 3）、主观满意度梯形评尺（梯形的顶端代表想要的、最好的生活，梯形的底端代表最不想要的、最坏的生活）以及 加权生活满意度模型^[65]。等级生活满意度模型与加权生活满意度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将各领域得分简单相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后者则是先将各领域的分与其所占权重想成，再相加得到生活满意度。然而，孰优孰劣，心理学界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50]。

^[48] 姚本先.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学术界, 2011, 8: 219.

^[49] Gilman R. Review of life satisfaction measures for adolescents[J]. Haviour Change, 2000, 17 (3) : 178-183.

^[50]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6) : 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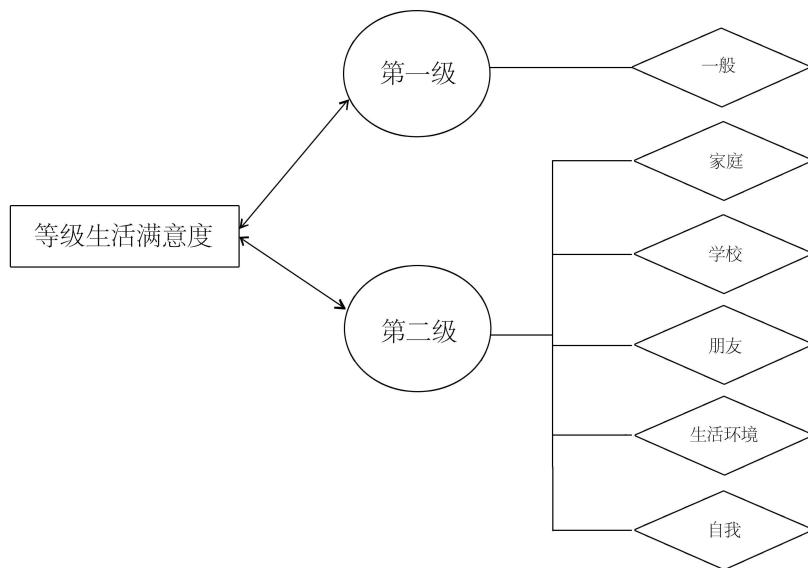


图 3 等级生活满意度模型图示

二、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法

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认为评定一般生活满意度可采用两种方式：他评和自评^[52]。基于此，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编制了《生活满意度量表》（图 4），此量表包括三个独立的分量表，其一是他评量表（即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另两个分量表是自评量表，分为生活满意度指数 A 和生活满意度指数 B。此量表在国内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

^[52] Neugarten BL, Havighurst RJ, Tobin S. The measur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61, 16: 134-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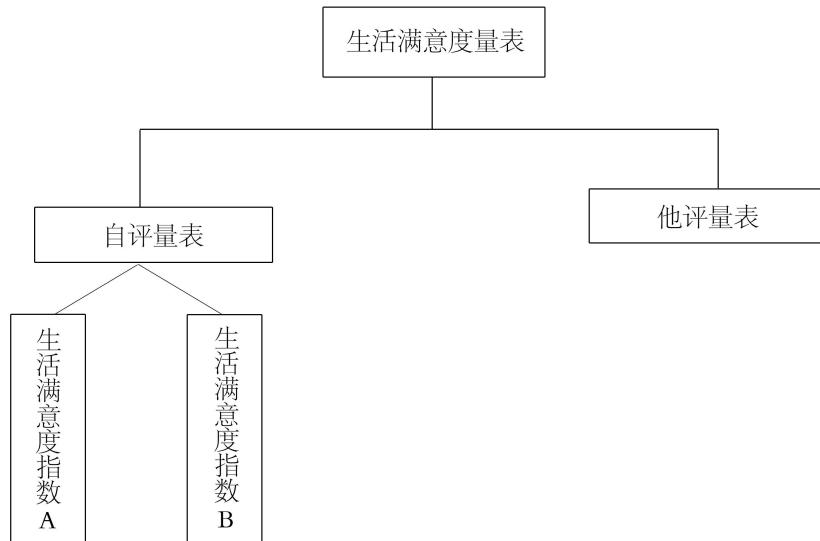


图 4 生活满意度量表

另外适用于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量表主要还有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感知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五个项目^[53]:

- (1) 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
- (2) 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圆满。
- (3) 我满意自己的生活。
- (4) 迄今我能获得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东西。
- (5) 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活过, 我没什么是想要改变的。

也有学者认为, 测量生活满意度的大多有两种方法, 一是根据多重差异理论, 即认为个体对其生活的满意度取决于其在心理上对几个不同差距信息的总结。这些差距是个体认为其目前所具有的与其期望之间的差距。这些期望取决于: ①有关他人具有的; ②过去拥有过的; ③现在希望得到的; ④预期将来得到的; ⑤值得得到的; ⑥认为自己需要的等六个因素。通过测量这些差距来获得个人生活满意度的信息。这一方法多用于测量某一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二是根据社会心理影响的观点, 认为个体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54]。

基于上述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界定, 本研究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定义为, 老年人基于其自身设定的标准, 对其个人生活质量所作出的总体评价, 是一般生活满意度。因此, 结合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及测量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 CHARLS 数据, 正是以单维

^[53] 姚本先.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学术界, 2011, 8: 219.

^[54]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6) : 664.

模型作为理论模型，询问老年人“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以测量老年人的一般生活满意度。

第三章 家庭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为依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团委共同执行的大型跨学科调查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为制定和完善我国相关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的基础^[55]。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的全国基线调查于 2011 年开展，每两年追踪一次，调查结束一年后，数据对外免费公开。它曾于 2011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在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50 个县、450 个社区（村）开展调查访问，至 2015 年全国追访时，其样本已覆盖总计 1.24 万户家庭中的 2.3 万名受访者。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因其调查层次多、数据广泛，且评估后的结果表明该数据在信度和效度上都有较高的质量，能够作为我国中老年群体的代表。

由于 CHARLS 2015 年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尚未公布，故本研究选用 CHARLS2 013 年追踪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样本筛选，同时参考 2011 年相应变量信息，进行数据匹配，补充相关变量的缺失数据，以下所有数据均来自 CHARLS2013 年数据。

二、数据分析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从 CHARLS2013 年追踪调查微观数据中选取了 60 岁以上非农业户口的老年人样本 2129 个，排除未对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的样本 135 个，故此次研究样本为 1994 个。

^[55]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EB/OL]. <http://www.charls.org/>.

（二）数据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 SPSS 24.0 进行变量整合、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通过方差分析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表 1）。

（1）统计描述：年龄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包括基线指标（性别、年龄段、学历、婚姻、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子女探望情况、子女沟通情况、经济支持情况、生活困难情况、生活照料情况等，采用相对数（率、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

（2）差异性分析：对不同维度[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家庭情感支持情况（子女探望与沟通情况）及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情况]的年龄差异对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分维度[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家庭情感支持情况（子女探望与沟通情况）及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情况]的计数资料差异性对比采用卡方检验。

（3）Logistic 回归模型：考虑到不同维度针对的研究对象存在差别，故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分别以经济支持、子女探望、子女沟通和家庭日常照顾作为自变量，并将不同维度存在差异的基线指标作为调整变量，纳入非条件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基于调整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解释四个自变量（经济支持、子女探望、子女沟通和家庭日常照顾）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检验水准 $\alpha=0.05$ 。

表 1 研究变量说明

研究变量	变量说明	
基线指标	人口学特征	年龄、性别、户口、学历、婚姻
	健康信息	自评健康状态
自变量——家庭支持情况	家庭经济支持	家庭是否得到经济帮助
	家庭情感支持	子女沟通情况、子女探望情况
	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	日常生活是否存在困难； 如有困难，是否得到照顾支持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自评生活满意度	

第二节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和设计，本研究提出以下四点研究假设。

第一，家庭经济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由于城市老年人一般有稳定的离退休收入，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其提供的经济支持，只是该种稳定收入的补充，因此，本研究提出家庭经济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的研究假设。

第二，能够得到子女经常性探望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缺少者。第三，能够与子女保持较好沟通联系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缺少者。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城市老年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被很好满足，自然而然地能够实现情感和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家庭情感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能够得到子女经常性探望与沟通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缺少者。

第四，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能够得到较好家庭日常生活照顾者，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缺少者。由于生活是否能够自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基于我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长久以来，老年人在日常生活有苦难时求助的第一对象即为其子女或其家人。故基于此种背景，本研究提出，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能够得到日常生活照顾者其生活满意度水平高于缺少者。

第三节 数据统计与数据描述

一、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

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详见表 2。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年龄 60~94 岁，平均年龄 (68.86 ± 6.88) 岁。其中，男性占 55.97%，学历以小学文化为主（36.51%），已婚占 79.74%，老年人健康状况以一般为主（55.27%）。

92.03%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其中比较满意的占 66.15%。

表 2 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

变量	类别	频数	频率 (%)
年龄	≥60~<70 岁	1185	59.43
	≥70~<80 岁	640	32.10
	≥80 岁	169	8.47
性别	男性	1116	55.97
	女性	878	44.03
学历	没有文化	270	13.54
	小学文化	728	36.51
	初中文化	499	25.03
	高中及以上	497	24.92
婚姻	已婚	1590	79.74
	离异或丧偶	345	17.30
	其他	59	2.96
健康状况	较好	531	26.63
	一般	1102	55.27
	较差	361	18.10
生活满意度	极其满意	87	4.36
	非常满意	429	21.51
	比较满意	1319	66.15
	不太满意	138	6.92
	一点也不满意	21	1.95

二、城市老年人家庭支持情况分布

城市老年人家庭支持分布情况详见表 3。本研究结果显示，50.20%的城市老年人能够得到家庭经济支持。

此外，对于未和子女居同住且填写此项的老年人，其子女探望情况中，30.64%的老年人，其子女差不多每天都有探望，探望次数较多的占 54.51% (1087/1994)；其子女

沟通情况中，13.54%的老年人，其子女每周沟通2~3次；沟通次数较多的占44.98%（897/1994）。

最后，35.01%的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存在生活困难。对于这部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方面，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的占55.73%；雇用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的占1.29%；志愿者或养老院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的占0.29%；而其他则占6.45%。

表3 城市老年人家庭支持情况分布

变量	类别	频数	频率（%）
经济支持情况	支持	1001	50.20
	不支持	993	49.80
子女探望	差不多每天	611	30.64
	每周2~3次	175	8.78
子女沟通	每周1次	213	10.68
	每半个月1次	88	4.41
	每月1次	93	4.66
	每3个月1次	60	3.01
	半年1次	44	2.21
	每年1次	62	3.11
	几乎从来没有	13	0.65
	其他	21	1.05
	未填写 ^①	614	30.79
	差不多每天	229	11.48
	每周2~3次	270	13.54
	每周1次	256	12.84
	每半个月1次	142	7.12
	每月1次	111	5.57
	每3个月1次	30	1.50
	半年1次	14	0.70
	每年1次	3	0.15

(续表 3)

变量	类别	频数	频率 (%)
	几乎从来没有	120	6.02
	其他	38	1.91
	未填写 ^①	781	39.17
日常生活困难情况	日常生活有困难	698	35.01
	日常生活无困难	1296	64.99
日常生活照顾情况 ^② (n=698)	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	389	55.73
	雇用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	9	1.29
	志愿者或养老院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	2	0.29
	其他人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	45	6.45
	均未填写	277	39.68

①变量子女探望、子女沟通，是针对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故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可不回答此问题，另可能有部分老年人不愿填写此项，故数据存在一定缺失；②变量日常生活照顾情况，是针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共计 698 名。该调查为多选题，故通过选项归类（家庭成员照顾、雇佣人员照顾、志愿者或养老院员工照顾及其他人员照顾）与多个填写结果（每个老年人均有 4 组填写结果）进行数据合并。

三、不同家庭支持的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差异性

本研究进一步将子女探望情况、子女沟通情况进行分类聚合，即将“差不多每天”“每周 2~3 次”“每周 1 次”“每半个月 1 次”等归为探望次数较多/沟通次数较多；“每月 1 次”“每 3 个月 1 次”“半年 1 次”等归类为探望次数一般/沟通次数一般，将“每年 1 次”“几乎从来没有”“其他”等归类为几乎从不探望/几乎从不沟通。

以不同家庭支持[家庭经济支持、家庭情感支持（子女探望与沟通）、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存在日常生活困难的日常生活照顾）]对城市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分布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如表 4~8 所示。由表 4 可知，不同经济支持、不同子女探望情况的老年人，其年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年龄越高，其子女探望次数越多。由表 5 可知，不同经济支持情况对比，城市老年人的性别、学历和健康状况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其婚姻状况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这可能与其部分分离或丧偶存在一定关系。

表 4 不同家庭支持的城市老年人年龄分布差异性分析结果

变量	分类	年龄(岁)	F	P
家庭经济支持 (n=1994)	不支持	67.99±6.75	31.747	<0.001
	支持	69.72±6.91		
家庭情感支持 (n=1380)	子女探望情况 探望次数较多	69.82±6.96	7.176	0.001
	探望次数一般	68.59±6.70		
	几乎从不探望	67.43±6.50		
子女沟通情况 (n=1213)	沟通次数较多	69.76±6.95	0.693	0.500
	沟通次数一般	69.86±6.89		
	几乎从不沟通	70.46±7.05		
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 (n=421)	家庭成员提供照顾	72.04±8.13	0.055	0.815
	非家庭成员提供照顾	71.69±7.66		

*该部分只考虑家庭成员提供照顾情况，同时去除未填写的 277 名老年人。。

表 5 不同经济支持情况的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差异性分析

变量	类别	家庭不提供经济支持	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χ^2	P
性别	男性	560(56.39)	556(55.54)	0.146	0.702
	女性	433(43.61)	445(44.46)		
学历	没有文化	129(12.99)	141(14.09)	2.399	0.494
	小学文化	351(35.35)	377(37.66)		
	初中文化	255(25.68)	244(24.38)		
	高中及以上	258(25.98)	239(23.88)		
婚姻	已婚	878(88.42)	712(71.13)	100.510	<0.001
	离异或丧偶	88(8.86)	257(25.67)		
	其他	27(2.72)	32(3.20)		
自评健康状况	较好	258(25.98)	273(27.27)	0.431	0.806
	一般	553(55.69)	549(54.85)		
	较差	182(18.33)	179(17.88)		

由表 6 可知, 不同子女探望情况的城市老年人, 其性别、婚姻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由表 7 可知, 不同子女沟通情况的城市老年人, 其学历、婚姻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6 不同子女探望情况的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差异性分析

变量	类别	探望次数较多	探望次数一般	几乎从不探望	χ^2	P
性别	男性	604(55.57)	134(68.02)	58(60.42)	10.914	0.004
	女性	483(44.43)	63(31.98)	38(39.58)		
学历	没有文化	150(13.80)	23(11.68)	11(11.46)	2.696	0.846
	小学文化	387(35.60)	77(39.09)	40(41.67)		
	初中文化	274(25.21)	51(25.89)	22(22.92)		
	高中及以上	276(25.39)	46(23.35)	23(23.96)		
婚姻	已婚	799(73.51)	149(75.63)	62(64.58)	18.392	0.001
	离异或丧偶	264(24.29)	36(18.27)	27(28.13)		
	其他	24(2.21)	12(6.09)	7(7.29)		
	较好	309(28.43)	46(23.35)	23(23.96)		
自评健康状况	一般	591(54.37)	116(58.88)	56(58.33)	2.840	0.585
	较差	187(17.20)	35(17.77)	17(17.71)		

表 7 不同子女沟通情况的城市老年人基本情况分布差异性分析

变量	类别	沟通次数较多	沟通次数一般	几乎从不沟通	χ^2	P
性别	男性	528(58.86)	88(56.77)	90(55.9)	0.641	0.726
	女性	369(41.14)	67(43.23)	71(44.10)		
学历	没有文化	99(11.04)	24(15.48)	44(27.33)	50.739	<0.001
	小学文化	313(34.89)	75(48.39)	61(37.89)		
	初中文化	238(26.53)	27(17.42)	32(19.88)		
	高中及以上	247(27.54)	29(18.71)	24(14.91)		
婚姻	已婚	679(75.70)	99(63.87)	102(63.35)	21.060	<0.001
	离异或丧偶	191(21.29)	48(30.97)	56(34.78)		
	其他	27(3.01)	8(5.16)	3(1.86)		

(续表 7)

变量	类别	沟通次数较多	沟通次数一般	几乎从不沟通	χ^2	P
自评健康状况	较好	240(26.76)	40(25.81)	43(26.71)	0.535	0.970
	一般	502(55.96)	86(55.48)	87(54.04)		
	较差	155(17.28)	29(18.71)	31(19.25)		

如表 8 所示, 对于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城市老年人而言, 家庭是否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的基本情况对比, 其婚姻状况分布差异有统计意义 ($P<0.05$)。

表 8 家庭是否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城市老年人提供照顾支持的基本情况分布差异性分析($n=421$)

变量	类别	家庭提供照顾	非家庭提供照顾	χ^2	P
性别	男性	206(52.96)	12(37.50)	2.829	0.093
	女性	183(47.04)	20(62.50)		
学历	没有文化	98(25.19)	7(21.88)	5.839	0.120
	小学文化	162(41.65)	8(25.00)		
	初中文化	61(15.68)	9(28.13)		
	高中及以上	68(17.48)	8(25.00)		
婚姻	已婚	299(76.86)	16(50.00)	12.671	0.002
	离异或丧偶	80(20.57)	13(40.63)		
	其他	10(2.57)	3(9.38)		
自评健康状况	较好	52(13.37)	7(21.88)	1.840	0.399
	一般	166(42.67)	13(40.63)		
	较差	171(43.96)	12(37.5)		

四、不同家庭支持的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将生活满意度划分为生活满意和生活不满意两类, 对不同家庭支持情况的城市老年人进行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性分析, 结果如表 9 所示。

结果显示, 不同的子女探望情况和不同子女沟通情况的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9 不同家庭支持情况的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性分析

变量	类别	生活满意	生活不满意	χ^2	P	
家庭经济支持	不支持	907(91.34)	86(8.66)	1.271	0.260	
	支持	928(92.71)	73(7.29)			
家庭情感支持	子女探望情况	探望次数较多	1016(93.47)	71(6.53)	9.600	0.008
		探望次数一般	174(88.32)	23(11.68)		
		几乎从不探望	84(87.50)	12(12.50)		
子女沟通情况	沟通次数较多	841(93.76)	56(6.24)	10.098	0.006	
		沟通次数一般	138(89.03)			
		几乎从不沟通	141(87.58)			
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	非家庭成员照顾	30(93.75)	2(6.25)	0.910	0.340	
	家庭成员照顾	343(88.17)	46(11.83)			
(n=421)						

将年龄、性别、学历、婚姻、自评健康状况等可能对家庭支持存在基线影响的变量作为调整变量，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分别分析家庭经济支持、家庭情感支持（子女探望与沟通情况）及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赋值情况详见表 10。

结合表 11 可得，在调整变量作用影响下，不同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P=0.147$)；是否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P=0.353$)。

对于未和子女同住的城市老年人，在调整变量作用影响下，相较于子女探望次数较多的老年人，探望次数一般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 $OR=1.830$, $OR\ 95\%CI$ 为 $1.103\sim3.037$)，说明子女探望次数一般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子女探望次数较多的老年人。

同理，相较于子女沟通次数较多的老年人，几乎子女从不沟通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2$, $OR=1.923$, $OR\ 95\%CI$ 为 $1.100\sim3.361$)，说明子女几乎从不沟通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子女沟通次数较多的老年人。

表 10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赋值表

变量	赋值
生活满意度	1=生活满意, 2=生活不满意
年龄	连续性变量
性别	1=男性, 2=女性
学历	1=没有文化, 2=小学文化, 3=初中文化, 4=高中及以上
婚姻	1=已婚, 2=离异或丧偶, 3=其他
自评健康状况	1=较好, 2=一般, 3=较差
经济支持情况	1=不支持, 2=支持
子女探望情况	1=探望次数较多, 2=探望次数一般, 3=几乎从不探望
子女沟通情况	1=沟通次数较多, 2=沟通次数一般, 3=几乎从不沟通
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照顾情况	1=非家庭成员照料, 2=家庭成员照料

表 11 考虑基线调整的不同家庭支持情况的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	自变量	β	S.E.	Wald	P	OR	OR 95% C.I.	
							下限	上限
Model I	家庭经济支持	-0.250	0.172	2.103	0.147	0.779	0.556	1.092
Model II	探望次数较多			7.126	0.028			
	探望次数一般	0.604	0.258	5.471	0.019	1.830	1.103	3.037
	几乎从不探望	0.579	0.339	2.924	0.087	1.784	0.919	3.464
Model III	沟通次数较多			6.760	0.034			
	沟通次数一般	0.520	0.297	3.070	0.080	1.683	0.940	3.011
	几乎从不沟通	0.654	0.285	5.269	0.022	1.923	1.100	3.361
Model IV	家庭成员照顾	0.703	0.756	0.864	0.353	2.019	0.459	8.882

注: Model I 调整年龄和婚姻变量; Model II 调整年龄、性别和婚姻变量; Model III 调整学历和婚姻变量; Model IV 调整婚姻变量。

五、结论

本次研究共获取 1994 名城市老年人, 由于本次研究的不同家庭支持情况其主要的

针对人群存在细节差异，家庭情感支持中，子女探望或沟通是针对未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而家庭日常生活照顾中，家庭成员是否提供日常生活支持则是针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

本次研究的城市老年人平均年龄 68.86 岁，男性相对更多；学历相对较低，小学文化为主；自感身体健康状况较一般，但绝大多数对生活满意。

超过一半的城市老年人有经济上的支持；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多数子女差不多每天都会探望老年人，但沟通频率主要是每周 2~3 次。超过 1/3 的老年人日常生活存在困难，该部分人群中，超过一半是由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

通过不同家庭支持情况的基线资料对比分析显示，家庭经济支持上，老年人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分布不均衡，更多的经济支持在年龄高、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对于未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而言，在子女探望上，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和婚姻分布不均衡，年龄相对较高、性别为女性的老年人，其子女探望频次较多；在子女沟通上，老年人的学历、婚姻分布不均衡，学历相对较高的老年人，其子女沟通更多，但对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子女沟通频次相对更少。对于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而言，有无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的老年人，其婚姻分布不均衡，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更多是由非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

因此，考虑到基线资料的影响，对不同的家庭支持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对于未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而言，子女探望情况以及子女沟通情况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影响。相较于子女探望次数较多、子女沟通次数较多的老年人，子女探望次数一般、子女几乎从不沟通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明显更低。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一、基本结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本研究的假设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故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家庭经济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城市老年人能够得到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但家庭是否提供经济支持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虽然已有大量研究研究表明，经济收入越高，老年人满意度越高。然而，本研究却发现，不同经济支持情况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基于该结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家庭的经济支持仅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与否的可能性因素，而非必然性因素。是否能够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要受老年人的健康、社交、情绪、收入等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是否在研究代际经济支持时将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假定，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如将老年人假定为相对其他人群，在经济上非常匮乏的弱势群体，对此，老年人自身也会产生弱势认同，必要的家庭经济支持会适当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如认为老年人与其他群体没有明显或者必然区别，仅仅需要同样的家庭经济支持，过度的家庭经济支持反而会让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因为，这种过度的支持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弱势感。结合本研究，由于城市老年人经济收入中，离退休金占比最大，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尤其是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被认为是老年人经济收入的补充。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经济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

其次，能够得到未同住子女经常性探望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要明显高于缺少者。

第三，能够与未同住子女保持联系、定期沟通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缺少者。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家庭情感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能够得到子女经常性探望与沟通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缺少者。

第四，能够得到家庭较好日常生活照顾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要高于缺少者。这一点假设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得到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虽然“子女赡养父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义务，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养儿防老不可能，孩子回家看看十分有限”，因此有诸多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本研究结果证实，是否得到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

二、老年人家庭支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城市老年人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但满意程度一般

本研究发现，虽然城市老年人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92.02%），但满意程度一般，66.15%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比较满意，21.51%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仅有4.36%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极其满意。

大部分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普遍较好，但不同城市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程度均有所不同。如烟台市老年人对生活很满意和较满意者占66.5%，认为生活一般者占21.2%^[56]；而北京市老年人对生活非常满意者占19.2%，比较满意者占52.5%，一般者占21.4%^[57]；一项针对江浙沪地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则显示，对生活极其满意的老年人占2.77%，非常满意者占13.71%，比较满意者占73.82%^[58]。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普遍对生活感到满意，但满意程度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的空间和必要性。但需注意的是，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可能与其所处的地区不同而不同，这可能和不同地区所提供的养老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有关。

（二）情感支持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更大

研究可得，日常生活照顾和家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明显影响。而家庭有无提供情感支持，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子女探望次数较多、子女沟通次数较多的老年人，子女探望次数一般、子女几乎从不沟通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明显更低。我国知名学者杨燕绥认为：“培育老龄社会文化是未来养老制度顶层

^[56] 刘永策，林鲜明. 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 607.

^[57] 景鹏飞. 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辽宁大学, 2016.

^[58] 刘琪. 老年人的养老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以江浙沪地区为例[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5.

设计的题中之意。”^[59]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即老有所养，已经不再是养老的第一要务。老有所乐才是当代社会解决养老问题的新课题。相比安度晚年，当下老年人最大的精神需求是欢度晚年，欢度晚年是老龄化和谐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阶段目标。

研究表明，家庭情感支持比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支持更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经常能够与子女见面、沟通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研究显示，接受子女钱物并未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明显影响。这也说明，在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当下老年人的需求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需求，而非物质层面。

本研究发现，有多达 4.81% 的未同住子女几乎从不探望老人；高达 8.08% 的未同住子女几乎从不与老人沟通。代际沟通交流的缺失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是巨大的，满足了老年人的经济需求而忽视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导致了子女对老年人的照顾时间明显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规模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呈明显的小型化趋势；家庭类型也由原先的传统家庭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三代五口”家庭为次；家庭之间的互助化功能，也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个人负担的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人情关系甚至基于血缘关系的淡化等原因，而有不同程度弱化的显现。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得“空巢老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人们关注，这些老年人由于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他们在经济、生活、医疗和精神等方面都无法得到很好的照顾，常陷入困境。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的空巢老人经济独立，但很多老年人感到寂寞、孤独^[60]。同时有研究者表示，90.1% 的空巢老人认为，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就是与子女或者孙子女相聚^[61]。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相比于家庭是否提供经济支持、是否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子女是否经常探望老人，是否与老人保持沟通联系，更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三）养老观念变化导致的家庭日常生活照顾支持缺失，可能未被很好弥补

本研究证实，在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老年人中，家庭有无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当老年人在生活上存在困难需要帮助

^[59] 杨燕绥. 超级老龄社会降至需做好顶层设计[J]. 香港凤凰周刊, 2014, (20).

^[60] 李爱芹. 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以徐州市为个案[J]. 社会调查, 2007, (3): 44-45.

^[61] 陈婷婷. 城市空巢老人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基于山东省城市空巢老人的调查[D]. 山东理工大学, 2012.

时，社会力量（雇佣人员、志愿者或支援机构人员、养老院人员）提供帮助仅有 8.03%。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随着养老观念的悄然变化，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并没有被很好的满足。

有调查研究发现，当下老年人的收入与子女钱物支持相等或者超过子女支持^[6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下我国老年人在养老观念上已逐渐改变，不再一味地依赖子女，老年人在希望享受家庭养老的同时，对老有所养的国家制度性建设有更高的期待，对社会支持有更高的诉求。此外，家庭结构的改变使得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口数量多于能够提供照顾的人口数量，同时，家庭生存压力的增加，导致家庭为求生存而放弃了一些原有的责任，如赡养老人。这不仅仅是家庭养老需求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也是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虽然近年来，我国社会养老机构和社会志愿者服务不断发展，但对于庞大的老龄人口基数，这些还是杯水车薪，远远还是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要。所以，就目前而言，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的情感支持是其他养老方式所无法提供的。然而就如前所述，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功能的减弱，需要社会养老服务的跟进，以弥补家庭养老方式弱化带来的空缺。

第二节 政策建议

一、充分评估老年人非正式支持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根据本研究对家庭支持的界定，家庭支持是非正式支持的主体。由于我国具有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家庭支持正是在重亲情和重家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维系并提供了家庭基于传统文化的各种养老服务。本研究证实，家庭支持中，相比家庭经济支持与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家庭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我国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国家无法提供充足的正式支持，而非正式支持又不被重视，尤其是家庭支持往往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免费的资源。因此，应在对老年人非正式支持情况，尤其是家庭支持情况做好充分评估后，

^[62] 邬雪山，李向阳，顾永红等. 不同养老方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J]. 医学与哲学，2015，36（2A）：55.

政府和社会才能借此大力推进老年人非正式支持体系建设，进一步将正式支持与非常正式支持进行有效融合，政府在统筹养老保障和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非正式支持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并进一步延缓其进入正式支持的时间，提高其晚年生活质量。

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是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建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要做好老有所养，做到老有所乐，离不开对老年人的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种社会网络支持体系，两者功能和存在条件各不相同，而要实现保障和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各尽其能，协同作用才能为我国人数巨大的老年人群提供一种较高质量的生活保障。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正式支持拥有政府背景，有资金优势和占据统筹地位，而非正式支持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感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又具有特殊的作用。有研究者认为老年照护中包括很多非规律性需求和无法细分的工作，这是正式照料中的雇佣工作者所无法完全照顾到的，非正式照料在这一方面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承担更多的功能^[63]。

非正式支持的来源主要有三种：①家庭成员；②非家庭成员的亲属；③非家属、非亲属：社会义工等。研究指出，非正式支持建立在情感和关系基础之上，一方面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另一方面可满足老年人的精神与心理需求，以保持老年人的历史、尊严和连贯性的家庭地位^[64]。此外，也有研究者的研究证实，拥有好的非正式照料的老人比那些不能得到非社会支持的老人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和心理^[65]。

因此，应该充分重视非正式支持的特征与功能，对老年人非正式支持情况，尤其是家庭支持情况做好充分的评估和考核，以提高生活满意度来努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二、制定家庭支持的激励政策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在现代生活中，虽然具有法人机构参与的新型组织能够代替或行使部分家庭职能，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替代家庭的职能，而且，在替代或者行使部分部分家庭只能时会存在各种严重的缺陷。正是基于家庭的不可替代性，结合我国国情，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家庭养老模式短时间内将无法被取代。

[63] 邬沧萍. 长期照料护理是老龄产业重中之重[J]. 人口研究, 2001, 25 (2) .

[64] 詹姆斯·科尔曼. 邓方译. 社会理论的基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30-350.

[65] 邓蓉, John Poulin, Melanie Swain, 等. 非正式支持与心理健康的三大来源: 中美老人比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6) : 133-136.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不断变革，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和家庭成员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由此而引发的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2010 年发布的《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表明，56.4%的家庭认为我国现行的家庭支持政策力度还不够；8.6%的家庭认为我国基本没有家庭支持政策；20.3%的家庭根本不清楚哪些政策与家庭相关^[66]。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也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该法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在当下社会的变革的时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的时候，家庭支持在提升老年人满意度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能够承担其更多社会职责，我们必须加快家庭支持政策的建设、宣传和落地。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鼓励家庭支持更多地参与家庭养老，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为我国的家庭养老事业开辟新的路径，以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本研究建议，当政府部门在制定积极的家庭支持激励政策时，可学习与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将整个家庭纳入政策制定的对象范畴，从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减免与老人同住子女相关税收、使企业分摊部分家庭养老支持责任，甚至从开发老年资源、加强家庭文化建设等角度，多维度设计与制定相关政策。

首先，我国需要承认，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均相对国外已经成熟的理论与实践而言，都是有很大差距的^[67]。因此，在制定家庭支持政策时，应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结合目前已有的政策体系，从家庭支持评估、家庭需求评估和提高家庭功能等方面，对政策进行设计和安排，以进一步挖掘家庭潜力，节约社会资源。

（一）将家庭纳入政策制定对象范畴

由于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的支持不仅仅是经济和生活照料支持，还有社会养老所不能完全代替的情感支持。因此，政策制定时不宜以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宜只以老年人为政策的对象，而是需要将所有家庭成员视为政策制定的对象。不宜只以解决老年人问题为保障的全部，而是将家庭成员的诉求也考虑在内。所以，在家庭支持政策

^[66] 全国妇联宣传部. 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主要成果[J]. 中国妇运, 2010, (07) : 38.

^[67] 苏永春. 家庭支持政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D]. 西北大学, 2013: 4.

制定过程中需要将家庭和家庭成员共同纳入政策制定对象范畴。

（二）减免与老人同住子女相关税收

本研究结果显示，未同住子女是否对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有影响。子女是家庭养老职责的最主要的直接履行者，通过对子女进行政策支持倾斜，可直接巩固和提高家庭养老能力。因此，减免与老人同住子女相关税收是直接利用经济杠杆鼓励子女参与家庭养老，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同住，进一步提高家庭福利。如减免与老年人同住子女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并从房屋贷款、住房补贴等予以支持与引导等。

（三）加强企业对家庭养老支持责任的分摊

本研究建议，可以探索并尝试将家庭养老责任由企业分摊部分，如将员工是否履行养老义务等纳入职工业绩考核、调整与父母同住子女的工作时长、调整并严格执行员工探亲假期制度、对将父母接到工作城市同住的职工予以政策鼓励与激励等。

（四）强调家庭支持政策的社会性

从弘扬我国传统“孝”文化的角度出发，本研究建议，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政府出台加强家庭美德教育的相关政策，全社会共同努力使相应的规范内化为家庭成员的自觉行为，加强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开展社会文明道德建设活动，全面强化公民的养老的责任意识，创造一个和谐的，充满“孝文化”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本研究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是否对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养老观念的转变，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这对社会养老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本研究发现，当家庭无法为生活上存在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照顾支持时，社会力量（雇佣人员、志愿者或支援机构人员、养老院人员、其他）提供帮助仅有 8.03%，并未很好地弥补这一空缺。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同于传统家庭养老和专业养老机构，熟悉的生活环境、熟悉的邻里关系、熟悉的社会网络，更容易让老年人有安全感，有健康的心理环境。家庭、社区、专业服务机构三方面密切配合，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社会各层面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承接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日常医疗照护、生活照护、情感慰藉。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家庭养老模式在解决现阶段养老问题的过程中

虽然仍起到较大的作用，但其功能的逐步弱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因此逐步增加，然而机构养老资源的紧缺意味着其仅能解决少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此，进一步发展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以弥补家庭养老方式弱化带来的空缺，确有必要。

（一）加强康乐服务的专业性与针对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能够获得家庭情感支持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高于未获得者，而家庭是否提供经济支持，反而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影响。虽然，本研究家庭情感支持的数据来源于未同住子女探望老年人及其与老年人沟通的次数，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比老年人的经济需求，情感需求可能更加旺盛，却往往被忽视。

然而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独居老人、纯老家庭的大量增加，家庭乃至子女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在客观上存在诸多约束，因此，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康乐服务，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家庭情感支持压力。但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所提供的康乐服务中大多为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聊天服务，但是，这些服务并非是专门提供的，大多是在提供其他服务时伴随而成的。

因此，本研究建议加强康乐服务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可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加强对服务人员康乐服务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如加强老年心理学、沟通技能的培训，以增强服务人员的专业背景与能力。第二，在可控范围内控制服务流动性，以保证服务人员与老年人间能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熟悉感与信任感。第三，对不同情况的老年人予以不同的康乐服务，以提高康乐服务的针对性，如对失独但身体状况尚允许的老年人可引导并帮助其多参与社区活动等。

（二）开展个性化的生活照顾服务

根据本研究结果，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支持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在我国，家庭是老年人首要的依靠者和照顾者。然而，随着老年慢性病患者数量的爆发式增长，长期依赖家庭照料支持，无疑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尤其是助洁服务和助餐等生活照顾服务可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家庭成员的劳动力。

助洁、助餐、助浴服务等基础性的服务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最为重要的内容，且对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和满意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老年人健康状况、经济条件、服务需求等不尽相同，甚至“众口难调”。但居家养老服务中为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个性化

服务少之又少。因此，开展个性化的社区居家生活照顾服务很有必要。

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可根据老年人的实际经济情况，提供不同价格的服务，如饭菜的价格，在保证营养的同时，拉开上门做餐、送餐和助餐点集中用餐三种服务的价格，以提高助餐服务的利用率。第二，可根据家庭成员的时间，提供不同时间的服务，如调整老年人就医等相对规律性外出情况的送餐时间；在子女探望老年人期间提供助浴服务，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甚至可保护老年人隐私。第三，可综合考虑老年人实际情况，提供打包服务，如由固定的服务人员对固定的老年人提供固定的服务，既能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又可保证服务人员及服务质量的稳定性与有效性。

（三）积极宣传和帮助老年人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保持健康状态的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健康状况，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又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系密切，健康状况越好，生活满意度也越高。所以，帮助老年人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状态显得尤为重要。

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充分重视健康科普知识宣传的重要性。可以利用电视台、网络、社区黑板报定期宣传，或者通过社区组织，进行医学常识宣教活动。主要目的是让老年人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健康常识，避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起居习惯。第二，通过社区画报的形式宣传各种正确的锻炼方法，避免错误运动方法导致的运动损害，定期组织并提供场地积极帮助老年人开展健康活动，比如广场舞、太极拳、步行等低强度的身体锻炼。

最后，本研究建议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人才培养与培训，提供多种形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进社区场所和设施，宣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优点，开发数字养老技术等，努力做到家庭、社区、机构三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协同合作，形成全方位、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参考文献

- [1] 陈小月. “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的探索[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3) .
- [2]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6) . , 2017.
- [3] 陈卫, 杜夏. 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6) .
- [4] 陈婷婷. 城市空巢老人社会支持体系研究——基于山东省城市空巢老人的调查[D]. 山东理工大学, 2012.
- [5] 崔丽娟, 秦菌. 养老院老人社会支持网络和生活满意度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 (4) .
- [6] 杜鹏. 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的队列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1999, (3) : 3-58.
- [7] 邓蓉, John Poulin, Melanie Swain, 等. 非正式支持与心理健康的三大来源: 中美老人比较[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6) .
- [8] 郭晋武. 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 心理学报, 1992, (1) .
- [9] 郭志刚, 张恺悌. 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J]. 人口研究, 1996, (3) .
- [10] 郭志刚, 刘鹏.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
- [11] 桂世勋, 倪波. 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J]. 人口研究, 1995, 11 (6) .
- [12] 葛启慧, 班晓娜.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回归家庭养老的路径选择[J]. 商业经济, 2014, (6) .
- [13] 高建新, 左冬梅. 儿女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3.
- [14] 高序堂. 老年大学发展研究[M]. 香港: 天马图书出版公司, 2002.
- [15] 黄钢, 金春林. 中国城市健康生活发展报告(2016)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16] 胡晨沛. 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基于代际情感互动和经济支持视角的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7 (6) .

[17] 哈尔·肯迪格等. 世界家庭养老探析[M]. 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18] 姜向群. 家庭养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J]. 人口学刊, 1997, (2) .

[19] 景鹏飞. 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辽宁大学, 2016.

[20] 李德明, 陈天勇, 吴振云. 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 (7) .

[21] 李德明, 陈天勇, 李贵芸. 北京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 (14) .

[22] 李爱芹. 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实证研究——以徐州市为个案[J]. 社会调查, 2007, (3) .

[23] 骆为祥, 李建新.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 (6) .

[24] 刘晶. 城市居家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及其综合评价理论模型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2008, (6) .

[25] 刘永策, 林鲜明. 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9, 29.

[26] 刘琪. 老年人的养老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以江浙沪地区为例[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5.

[27] 刘吉. 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1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基线数据的分析[J]. 老龄科学, 2015, 3 (1) .

[28] 林闽钢.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 社会, 2002 (7) .

[29] 穆光宗. 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 (4) .

[30] 彭华民, 黄叶青. 福利多元主义: 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J]. 南开学报, 2006, (6) .

[31] 区晶莹, 张金雁, 俞丽华. 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力与养老方式——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J]. 广东农业科学, 2013, 5.

[32] 瞿小敏.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基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J]. 人口学刊, 2016, 38 (2) .

[33] 齐铱. 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4] 秦俭. 农村独居老人养老困境及其化解之道[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 (3).

[35] 苏永春. 家庭支持政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D]. 西北大学, 2013.

[36] 石人炳. 我国农村老年照料问题及对策建议——兼论老年照料的基本类型[J]. 人口学刊, 2012, (1).

[37] 同钰莹. 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00 (4).

[38] 王莹等.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增刊. 王濛雪, 黄明雷. 晨练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23.

[39] 王树新, 周俊山.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家庭支持力度研究[J]. 西北人口, 2007, 28 (06) : 1-5.

[40] 王红.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 缘起、现状与方向. 西北人口, 2015, 36 (1) : 62-66.

[41] 邬雪山, 李向阳, 顾永红等. 不同养老方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J]. 医学与哲学, 2015, 36 (2A).

[42] 邬沧萍. 长期照料护理是老龄产业重中之重[J]. 人口研究, 2001, 25 (2).

[43] 项曼君等. 北京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心理学报, 1995, (4).

[44] 熊跃根. 我国城市居家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程度研究——对一项调查结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1999, (4).

[45] 夏传玲, 麻凤利. 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J]. 人口研究, 1995, (1).

[46] 谢红, 王志稳, 侯淑肖, 等. 我国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及其长期护理服务策略[J]. 中华护理, 2012, 47 (1).

[47] 徐琴. 社区照顾与我国老人社会福利发展之路[J]. 法制与社会, 2008, (03).

[48] 岳瑛. 城市老年人精神需求的调查[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 34 (8).

[49] 姚远. 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01).

[50] 姚远. 重视非正式支持,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J], 人口与经济, 2003, (06).

[51] 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52] 姚本先.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学术界, 2011.

[53] 余杰, MarkW. Rosenberg, 程杨. 北京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与机构养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 (12) .

[54] 周兆安. 家庭养老需求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张力及弥合[J]. 南方人口, 2013, 35 (2) .

[55] 周维宏. 社会福利政策的新基本原则: “看护四边形理论”及其研究课题. 社会政策研究, 2016, (01) .

[56] 张文娟, 李树苗.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 2005, 29 (5) .

[57] 詹姆斯·科尔曼. 邓方译. 社会理论的基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8] 赵继伦, 陆志娟. 城市家庭养老代际互助关系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 35 (06) .

[59] 章晓懿, 刘邦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型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03) .

[60] Diener E, Suh EM, Lucas R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 Bull, 1999, 125 (2) .

[61] E .Litwak .Helping the Elderly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Informal Networks and Formal Systems[M]. The Guilford Press, 1985.

[62] Félix Neto, José Barro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mong Adolescents From Portugu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Switzerland[J]. Swi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7, 66 (4) .

[63] Gliman R, Huebner ES. A review of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3.

[64] Heaven P.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mong adolescent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1989, 10 (5) .

[65] Huebner ES.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ldren[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1, 6 (2) .

[66] Johnson N. Part of the welfare mix: the third sector as an intermediate area[J]. Voluntas, 1995, 6 (2) .

[67] Krause et al, 1990; Thompson et al, 1998; Heller et al, 1991; Silverstein et al, 1994.

[68] Lohr MJ, Essex MJ, Klein MH,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coping response to physical health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 women, 1988.

[69] Neugarten BL, Havighurst RJ, Tobin S. The measur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61.

[70] Peter Kuppens, Anu Realo, Ed Diener. The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Across N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5 (1) .

[71] Shin D, Johnson D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

[72] Theobald H. Combining Welfare Mix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Case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German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2.

致 谢

两年半的学习，随着论文的完成，落下了帷幕。回顾两年半的学习生活，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章晓懿教授，感谢章教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全力支持，不厌其烦地从文献阅读与分析、理论框架的搭建、字词句的斟酌等方面，提出宝贵的建议，并反复修改。无论多晚，章教授总是会回复我的一切疑问，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无论是对待学生热情悉心的教学态度还是对待科研谨慎认真的求学精神，都将是我在未来工作与生活中学习的榜样。

在论文的开题、写作与数据处理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李国春教授、上海佳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杨帆老师的积极帮助和支持，在此对两位老师表示衷心地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所属公司的领导，在我学习过程中，一直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领导的理解，也许，我根本没有办法在繁忙的工作中顺利完成学业以及论文的写作。

最后，我要对我的父母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一切生活上的支持，使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投入在职学习，是你们无私的爱，给了我无尽追求自我的勇气。

在此，向所有在这两年半来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闵捷. 中美出版业协会的行业服务的比较分析. 出版与印刷, 2017, (03).

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研究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2017 年 8 月 1 日